



此篇論人主
之術大都重
無為二字後
雖蔓衍千餘
言要不出此
根株蓋皆原
於老氏道德
之意

淮南鴻烈解卷九

主術訓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已。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此段只重守而勿失二句
老氏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者下神農之治正是守而勿失故能致治若斯

其盛

齟纴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

末世之治。只是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與神農反老。氏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

信哉是言也

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捭梳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刑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

應前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下正言聖人所脩者本

本即下所云神化張賓王曰精論

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於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韜鐵鎧。瞋目扼擊。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

伯玉臯陶師
曠有神化鼓
舞其間而遊
於法令聞見
之外者

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遽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遽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於崔杼之亂。項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

以下正言感
之不可不慎

其積至昭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於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

重振起神化
二字即所謂
誠也

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况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

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蠡首。扶撥枉撓。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樁。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憐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不爲胡越改容。常

張賓王曰精
奇

規矩權衡之
設總以無為
為之此見無
為者道之宗
伏下智勇不
足治天下案

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
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
不通。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
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
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
馱馬而服駒駝。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
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
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
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箝伸鉤。索鐵

人才不足任
應前任人之
才難以致治
句

歛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
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
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
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
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
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培井之無黿鼉。隘也。園
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
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
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

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獲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媿。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一人被之。

若重為暴若
字乃助字也
下正言惠與
暴所當並重

而不褒。萬人蒙之而不福。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爲惠者。曰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

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權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

張賓王曰精言

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而

灌輸斟酌即
群臣輻湊並
進之謂故能
不出戶知天
下不窺牖知
天道

自此至天下
不足有即前
段意特複言
之耳

弗馱。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

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况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

禹決江疏河
至此總言自
然之性不可
詭而聖人必
因才為用下
則論用才之
不可不慎

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

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王者。譬猶雀之見鷗。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孤玉石。而孤瓜瓠

處人以譽尊
則樊美黃瓊
者是遊者以
辨顯則談天

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

行雕龍與者
是

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爲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

治國亂國二
段只是名實
二字着工夫
不同而其國
之理亂自判

而不忠。談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鬪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駉駉。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

豫讓報主周
民死節皆恩
澤使然權勢
爵祿能籠絡

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擗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殉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

一世如此

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蹶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

此不處靜以
脩身者

此不儉約以
率下者

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則賦歛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

處靜節儉惟
堯得之衰世
則否

不和。染食不穀。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
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
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蹠也。衰世則不
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
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
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
羆。獸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
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顛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
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

張賓王曰人
以此兩語重
武侯不知為
淮南語也

用人當如巧
工如良醫

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漠無以明
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
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
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樑。小者以為楫楔。脩者
以為欄棖。短者以為朱儒枿。無小大脩短。各得其
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
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
棄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
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

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挈。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隩安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

機。是猶以斧斲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

明主以謀畫
之是非論不
以位論而聰
明不蔽

闇主近邪枉
而疎忠良故
才不為用而
聰明日墜

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
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
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
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掄策於廟堂之上。
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
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差其位。其言可行。而
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
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
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

以下俱用法
意見人主不
可廢法

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
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
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
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
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
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
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
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
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

又以法籍禮
義反於無爲

與前相喚應

度與聲其有為俱本於無為人君之治亦然

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

自為檢式儀表而令行於天下則法之所謂無為

造父得轡銜之術故能取道致遠人主得御大臣之術故耳目不勞精神不倦

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轡銜之際。而急緩之於脣吻之和。正度於胷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

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躄之
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
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
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
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
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於車。御心
和於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
騶駟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
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

老子曰魚不
可脫於淵國
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此漢

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擇而
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
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奇材
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
國。而功臣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
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
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
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猿狖失木。而擒於狐狸。
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

儒蓋祖其意而支其詞者

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

反覆以御馬
喻任人之逸
亦與無爲相
應

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

滅想去意四
句此無為而
有守循名責
實五句此有
為而無好

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
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
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
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
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
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
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如此
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
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服

以下歷引權
勢化民之易

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
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
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
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
是故十闔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
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
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
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
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

握劔牽牛制
舡三喻俱見
發號施令者
當順其勢欲

順其勢則防
民害開民利
是已桓公順
之而霸紂逆
之而為獨夫
可不審哉

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解冠。帶貝帶鷓鴣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劔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

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斷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眾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

人主之車輿
衣食俱當計
歲之豐歉量
民之積聚而
為之此在虞
周之世則然

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
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
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
明主非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
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蓆席。非不寧也。然
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
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
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君
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

有充於內指
歲登豐言成
像於外指鍾
鼓干戚言

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
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管屨。辟踊哭泣。所以諭
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
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
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
脣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
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
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
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

食之時有涇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涇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王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

豷不掩羣至
豷不期年不
得食皆王者
田狩之禮順
時序廣仁意
也

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墁。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蔬。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豷不掩羣。不取麇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且罟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鷲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菀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原。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於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

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爲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

張賓王曰人以此稱孫思邈不知其爲淮南說也
心欲小二語足盡君子養德養身之要

聖人廣開納
諫之路其心
之小可知

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
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
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
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
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
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
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
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
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

武王有吞吐
乾坤之氣所
以稱其志為
大

若毫釐。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
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
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
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
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
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

能歷觀興亡
之由則其智
環轉無端所
以為員

所謂行方者
惟守成業繩
趨尺步之謂

有能而不技
癢所以事鮮

蓋紀消子養
鬪難之謂

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聞。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蒐。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攝。分亦明矣。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智固已之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役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

六反蓋指心
欲小志欲大
智欲員行欲
方能欲多事
欲鮮六者之
反也

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徧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閤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

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

皆知為義即
瞽師之能言
白黑者陳忠
孝行而知所
出者鮮即瞽
師之不能知
黑白者

人必仁智為
表幹而後勇
力果敢辯慧
敏給蓋弓調
而後求勁馬
服而後求良
士必慧而求
智能之謂歟

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

以為表幹。而加之以眾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眾。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孝於父母。

以下推士上
達之道以足
仁義為表幹
意

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釋已之
所得為。而責於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
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
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
不信於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
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
求之遠。故弗得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

繆稱訓

開口以道為主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
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
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寢。物來
而名。事來而應。王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
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
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
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過

治本於一人
後面求諸已
之意切此

此皆後篇仁
義行而道德
遷之意

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

此正各得其
宜者

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后稷廣利天

知人必本之
已

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滿如陷。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求同乎已者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

聖人無棄人
在用之何如

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鳥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懟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剗材。無所不用矣。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

心治而無所
不宜

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認。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王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見

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鏹。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榘。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

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
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
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
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
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
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
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沉。
飛鳥揚。必遠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

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
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蹠也。而蹠焉往。君子之
慘怛。非正爲僞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
也。義尊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
能使爲苟簡易。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
尋。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
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
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
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

求諸已而遠
無不應

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二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間。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憐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憐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

聖人反已之
治不期然而
然

張賓王曰新
妙

陰陽。枹鼓爲小。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躑躅焉。往來也。故至人不容。故若昧而撫。若跌而據。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

張賓王曰妙語

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葬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自召也。貌何自怨乎人。故笄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

反求諸已非
卓然有見者
不能

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間張掖而受刃。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號禍之及已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人之欲榮也。以爲已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已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

聖人之寡以
脩己者不得
其道也

張賓王曰新

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人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李。歸乎伯孟。必此積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競其容。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窘發。窘而後快。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脩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

張賓王曰句
法別
心者身之主
君者國之主

道以脩己誠
中形外治之

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

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恆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怛生於不足。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恆。如鴉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爲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噉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倨。狗知情僞矣。故聖人粟粟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爲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爲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

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子產騰辭。獄繫而無邪。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

綱舉目張非
水諸已而何

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已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釣之哭也。曰子予奈何。今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

其蹠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卽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害勇。媮生乎小人。蠻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

反本者已也

之繫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聽之。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身

君子脩其在已可盡者聽其不可必者

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

此即盡其在
已順其在天

不可爲。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
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膈者。必
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
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
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
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
萌也。縣縣。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
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已也。以爲

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
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
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
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
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
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
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
焉。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
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已

各盡其在已
者而人莫及

張賓王曰名
言當揭座右

聖人能不違
時故能成功

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今人貪而弗味。歌之脩。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綬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

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

至者能感人
人亦莫能測

之高下。暉日知晏。陰諧知雨。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人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論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噤。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

皆不得其至
者

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斃。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辟若張瑟。大絃組。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

形體以心為至

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為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聽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

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

知小而不知大。知近而不知

知遠局於見也

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穉。聖人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已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已發。禍由已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眾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眾。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故聖人反已而

又露反已意

順天下之情者。天下從之。

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無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

以三等入結。前治亂興亡。

禍福成敗之
意盡矣

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張賓王曰篇中多言誠心不言之感賦目新詞刺心妙論疊疊而來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齊俗訓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伎。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

不若太丁之
道故曰衰世
末造

正見禮義興
於衰世

古之道如此

禮義之後若
此

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
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
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
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
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
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
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興。非譽相紛。怨
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
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綬。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

高下長短相
形道德於禮
義亦然

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緡羅紈。必有菅
屨跣躄。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
也。亦明矣。夫蝦蟇為鶉。水蠶為蠶。皆生非其類。唯
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麋。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
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
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
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
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

聖人見微知
著仁義禮義
一形聖人必
知其弊

多譬喻總發
上意

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炮烙生乎熱升。子路撻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

便於彼則不
便於此物理
皆然

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鼃鼃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鈇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

各取其所適
宜而已治道
亦然

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蜈。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馱厚角。觶不馱薄。漆不馱黑。粉不馱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楫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

相反可以爲用

上文說開此
統說治道

正各適其宜

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臯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向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猿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狙狝得墀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鷄狗之

亂之與治相
反為是

此見起處道
德率性之意

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

見人皆移所
習由於上化

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也。羗氏焚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騃。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

故仁義立而
道德遷禮義
飾而純朴散
有以也

性未嘗不在
顧人所見何
如耳

見性之不可
失故聖人以
性率人

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

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

虛者即性也
一者亦性也

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
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
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
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
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
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
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
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故禮豐
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

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
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軟血也。所由各異。其
於信一也。三苗髻首。羗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勸髮。
其於服一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
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躋肩摩於道。其於
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
兄。獫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
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
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勸髮文身。無

各因其俗不
失其宜皆可
以治

皮升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犛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迂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僕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

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緘之服。悲哀抱於情。葵藿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樂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

古之禮樂簡
易如是異於
今遠矣

此不若古之禮樂處

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藿足以收歛。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知

此正後世之禮義

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雷。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翬。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祀用栗。祀竈。葬樹栢。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

此列聖因時適宜處

前所謂自見
此復申之

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
麗之容。隅背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
於爲文句。䟽短之鞅。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
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
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
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
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
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
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

窵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
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旣出其
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
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
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
是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
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
文以青黃。綃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祔衺。大夫端冕
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剝而已。夫有孰

禮義不若道
德此處明明
說出

聖人因時世
為禮義又言
之

反覆辯論禮
義不可擬

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鑿插。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微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

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

不務道德而
襲其文章制
度何以異

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

彼皆有道存
况治天下乎

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僦以之斲。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而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敖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榎柟豫樟。而剖梨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機樞。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

帝王治不同
而道則一因
革不計也

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
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
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
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剖劂銷
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埴坊設。非巧冶不能
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刺毛。庖丁用刀
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劂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
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
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

道德非粗迹
亦猶此類

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錢運開。陰閉眩錯。
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
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
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
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
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
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
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天下
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

天下或有是
禮義而非道
德者

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

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

人見與自見
不同

張賓王曰精
言

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負。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

不能見而狗
見聞亦此類
也

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覩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上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

又言各適其
宜之意

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踏
纒。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
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
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
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
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
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
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剖劂無迹。人巧之妙也。
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

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
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
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
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
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
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
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
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
待騶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

道術可公行
與度量之可
傳一也

道德與禮義
之實若日月
室宅之居

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
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
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
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
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
曰。鳥窮則噉。獸窮則羶。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
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
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

聖人盡道於
已而聽之於
時

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
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
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
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
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屨。以臨朝。武王旣沒。殷民叛
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
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
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
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

此即上文論
列聖之意

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均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爲天下顯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駛馱。以濟江河。不若窺木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

此皆廣譬上
意

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畱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

驚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弃其餘魚。騁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鱖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林類築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鈎繩也。何時而合。若

聖人治天下
不屑屑狗是
非之迹得中
而已

以下皆論上
之爲治下之
民俗反覆言
之

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躐。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僂辯。久積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爲竒器。歷歲而後成。不

此皆以道為
治者

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犴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

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噍其口。鍾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挈。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馬飾傳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哈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故其為編戶齊民。無

不務本而務
末無益於治

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竒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

此民自然之
性宜順而治
之

又以治亂結
出本旨

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况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

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張賓王曰此篇最為重複細尋之亦自有條緒齊材長短齊論是非齊世汚隆然要歸虛一以不齊齊之而總於道文特博瞻



